

教育部统编《语文》
推荐阅读丛书

儒林外史

吴敬梓 / 著 张慧剑 / 校注



经典名著
口碑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儒林外史

吴敬梓 / 著 张慧剑 / 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林外史 / (清) 吴敬梓著; 张慧剑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ISBN 978-7-02-013804-3

I. ①儒… II. ①吴…②张…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7972 号

责任编辑 杨 华

装帧设计 李思安 崔欣晔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16 千字

开 本 650 毫米×920 毫米 1/16

印 张 35 插页 1

印 数 40001—80000

版 次 195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804-3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从2017年9月开始,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全国中小学陆续启用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统编教材加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内容,更加注重立德树人,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提升语文素养、涵养人文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大型文学专业出版机构,长期坚持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立足经典,注重创新,在中外文学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厚的资源。为配合国家部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广大学生课外阅读提供服务,我社在总结“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出版经验的基础上,邀请专家名师,经过认真讨论、深入调研,推出了这套“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丛书收入图书百余种,均为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书目,基本涵盖了古今中外主要的文学经典,完全能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阅读需要,对增强孩子的语文能力,提升写作水平,都有帮助。本丛书依据的都是我社多年积累的优秀版本,品种齐全,编校精良。每书的卷首配导读文字,介绍作者生平、写作背景、作品成就与特点;卷末附知识链接,提示知识要点。

在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教育部统编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

儒敏教授,给予了“去课程化”和帮助学生建立“阅读契约”的指导性意见,即尊重孩子的个性化阅读感受,引导他们把阅读变成一种兴趣。所以本丛书严格保证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结构的连续性,既不随意删改作品内容,也不破坏作品结构,随文安插干扰阅读的多余元素。相信这套丛书会成为广大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家庭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8 年 3 月

导 读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部经典名著,胡适将之与《水浒传》、《西游记》以及《红楼梦》并列,视为“吾国第一流小说”,鲁迅则认为《儒林外史》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文体上说,《儒林外史》所采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形式,自明代的四大奇书之后,章回小说在清代又出现了一个高峰,特别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接踵而出,既代表了清代章回小说的杰出成就,也代表了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的最高水准。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文木先生、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出身于世家大族,在其曾祖一辈,兄弟五人中有四人考中进士,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的探花。但吴敬梓这一房,自祖父开始,便没有在科举上面取得更为显赫的功名。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只是以拔贡的身份担任江苏赣榆县教谕之职。而在吴霖起去世之后,独立支撑门户的吴敬梓遭遇了来自吴氏宗族内部的谋夺,丧失了一部分财产。即便如此,吴敬梓所继承的遗产依然有“二万余金”,但吴敬梓素来不以治生为意,又性情豪阔,很快就几乎荡尽了这些家产。雍正十一年(1733),吴敬梓从全椒移家南京。在南京,吴敬梓结识了诸多文士并流连于金陵佳丽地的山川景致之中,

领略到了更为广阔的士林景象和市井风情,这些都为《儒林外史》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之试,却未赴廷试。此后,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和抉择,二十岁左右便已入学成为秀才的吴敬梓决定不再应科举考试,以争取一种更为自由的人生状态。但移居南京后,吴敬梓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差,并陷入极端贫寒的境地,为此不得不经常赴扬州、真州等地,寻求资助。乾隆十九年(1754),贫病交加的吴敬梓在扬州溘然而逝。吴敬梓去世之后几乎家无余财,只留下一些著述,包括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他四十岁以前的诗词作品集《文木山房集》、经学研究著作《文木山房诗说》,除此之外,便是这部《儒林外史》。

从小说的题名便可看出,吴敬梓所写的是“儒林”。这一士人题材在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中并不鲜见。在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到达其鼎盛阶段,围绕科举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整个社会也成为了一个“科举社会”。因此,书写科举社会中士人的悲欢离合,也是这一时期小说的一个热点。但在绝大部分的明清通俗小说中,尽管对于科举制度的不平、愤激、斥责俯首皆是,但叙述时字里行间却仍然包含了对于科举的依赖和眷念,这尤其体现为男主人公获得进士科名往往是小说大团圆结局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与之相比,吴敬梓对于科举社会的种种情状却有着更深的洞察力和表现力:无论是对于科举社会中士人生存困境的呈现,还是对于诸多弊端的反思,以及对于儒林中人出路的探寻,《儒林外史》都远远地超越了同题材的这些作品。

与题名相呼应,《儒林外史》所写的并非是一两个抑或有限的几个儒林中人,而是整个“儒林”。为此,吴敬梓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结构方式,简单说来即集中篇幅书写某一人物的故事,然后随着这一人物的退场又引出新的人物,并展开新的故事。整部小说就是以一中心人物的故事引出另一个中心人物的故事,并在彼此

之间的转换与衔接中组合而成。对于这种结构方式,前人曾有颇多非议,就连将《儒林外史》誉为“伟大”之作的鲁迅,也认为这种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也就是说,从表面看来是长篇小说的规模,但由于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可以视为一部短篇小说,因此整部书实际上只是短篇小说的合集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小说表面上采用的是连环短篇的结构方式,将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来,没有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和故事线索,但现在的研究多在表面,在表面松散的结构之下,整部小说或许还有着精细而缜密的结构安排。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儒林外史》最早的刊本是卧闲草堂本,刊刻于清嘉庆八年(1803)。在卧闲草堂本有一篇署名为闲斋老人的序言,这篇序言以“功名富贵”作为全书之骨,并以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来区分书中所写及的士人。这样的区分虽然有些简单,却也可以帮助我们初步理解小说的思想脉络,以及在表象之下更为精细的结构设置。

而这一结构的使用又是与“儒林”题材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吴敬梓在小说中书写的是百余年历史大潮中的几代士人,而不是若干单个的儒林人物,因此他采用了这种连环短篇的结构方式。如果将每个人的故事都视为一篇传记,独立来看,根据中心人物的不同,小说依次写的是周进传、范进传、严贡生传、严监生传、荀玫传、王惠传……而在每一个中心人物的传记中,又会出现形色各异的诸多士人,这些士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情、故事和人生,但每一个士人又都殊途同归,共同陷入科举社会中所有士人都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境,这些单篇传记的合体,也便是我们看到的整部“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所写到的这些士人,多有原型人物作为基础,这些原型人物又大多是吴敬梓的友朋或是他曾经接触过的人。因此,现实的人际交往给予了吴敬梓深切体察现实士人各种状貌的契机,但在小说中,吴敬梓能够超越对于个体人物善恶是非的简单

关注,而是从士人个体与儒林群体关系的角度细致呈现士人的命运,并将由此而生发出的种种普遍而深邃的意义都通过这些人物自然演绎出来。同时,虽然有原型人物的存在,但吴敬梓总能摆脱现实人、事对于创造力的拘禁,以及主观情绪对于小说写作的控制,通过对于原型人物和其他素材的巧妙嫁接、组合,幻化出比现实本身更具穿透力的人物和情节。

除了士人之外,《儒林外史》中还写到了其他各类人物:和尚、道士、武师、侠客、市民、农夫、胥吏、衙役、娼妓、戏子……令人赞叹的是,吴敬梓不仅运用精妙的笔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所从属并异常熟悉的儒林景况,对于其他各类人物也都有细致入微、精彩绝伦的塑造,即使只是书中偶一露面的人物,也都刻画得真实自然且入木三分。除了形象塑造上的意义之外,借由这些阶层庞杂、数量众多的其他人物,小说也展现出“儒林”之外更为广阔的风俗文化画面,以及“儒林”赖以生存并与之息息相关的社会背景。

从语言上说,当代读者接受《儒林外史》时不会有任何的障碍。小说所使用的是凝练、纯熟而精粹的白话,看似平易简朴,实则精确生动且韵味深长,这也是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推崇《儒林外史》的原因所在。虽然是清乾隆年间的作品,但小说中的很多片段,尤其是对于景致的描摹,都可以作为现代散文来阅读。而除了叙述语言之外,更精彩的则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吴敬梓不仅鲜活地写出了各类人物的不同口吻,即便是同一个人物,由于境遇、身份,以及对话者等因素的差异,在言语表达上也会有所区别,从这些本色当行、灵活多变的对话中也可看出为何《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塑造会达到如此的成就。

就手法而言,从鲁迅开始,便将《儒林外史》视为“讽刺文学”的代表作品。而讽刺手法的运用确实也是《儒林外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经典情节都与讽刺有关:例如

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后的发疯,以及严监生的两根灯草等。但“讽刺”并非小说全部精华所在。更值得注重的是,与小说传统的创作方法有所不同,吴敬梓很少用传奇式的手法去书写人物和情节,这就需要读者通过表面的白描和平淡去更为深切地体会、理解人物内在性情与品行的波澜。同时,吴敬梓在小说中也极少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对于某个人物或情节的看法,读者只能通过小说的客观叙述去揣度和推测潜藏在文字后面的作者的主观意图。由于这样的叙述方式,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是非截然、善恶分明的,而是处于各种正面性格与负面性格纠合交织的复杂状态中。对于习惯于偷懒的读者而言,读这样的作品可能有些费劲,但对于细心且耐心的读者来说,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却会充满探索各种未知的乐趣,以及不断有所启悟的欣喜。

事实上,我们万不可低估吴敬梓倾注于这部小说中的智慧、情感和人生感悟。清代评点者曾提出千万要保持谨慎,不能轻易去读《儒林外史》,因为读完后会发现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能在《儒林外史》中找到影子,这也就意味着《儒林外史》是以有限的篇幅几乎包罗了世间的一切。而这一评点不仅放在清代有效,在当代也同样如此。《儒林外史》中所呈现与反思的一切都从未离我们远去,甚至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亦能更为清晰透彻地返观我们自己,而这部小说也注定有比我们更为久远的生命力。要领略所有的这些,都需要通过不断的阅读去实现。

最后,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作为这篇导读的结语,我会这样推荐《儒林外史》:这是一部可以百读不厌的小说,也是一部读至百遍仍然觉得新鲜如初的奇书。作为镜子,这部书可以照出世间万象,而揽镜自照,这部书也同样可以照出我们潜藏的那个自己。

叶楚炎

前言

吴敬梓，清代滁州全椒（今安徽省全椒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乾隆十九年（1754）病逝于扬州。他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别署秦淮寓客。他的著作，除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外，今存《文木山房集》四卷和辑佚诗文三十多篇。另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诗说》七卷（一说八卷），尚有未成书的《史汉纪疑》，均已佚失不传。

吴敬梓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吴国对是清初的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曾祖兄弟五人，就有四人是明末清初的进士。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祖父的兄弟吴晟和吴昺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和榜眼。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间，他们一家“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这就是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羡称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黄金时代。

他的父亲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出任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耿直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和品行有一定影响。吴敬梓从小聪颖好学，才识过人，并有理想和抱负。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考取了秀才，同年父亲病逝。吴敬梓不善于治理生计，加上性情豪爽，慷慨好施，过着“千金一掷买醉酣”（金两铭《和（吴

槃)作》)的浪子生活。没有多少年,田庐尽卖,奴仆逃散。雍正七年(1729),他到滁州应科举考试,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由于家产挥霍和科举失利,乡里豪绅把他看成败家子,“传为子弟戒”(《文本山房集·减字木兰花》注脚)。

雍正十一年(1733),吴敬梓怀着“逝将去汝”的愤懑心情离开故土,移居南京,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并与各阶层人物广泛交游,既有文人、学者,也有道士、伶人。这就大大地开阔了生活视野,并为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赴安庆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人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吴敬梓晚年生活十分艰苦,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诗)。冬夜苦寒,每夜绕城步行数十里,以此“暖足”。艰难困苦折磨了吴敬梓,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生活距离,也造就了一代伟大的小说家。

居住南京时期,吴敬梓把他体验的世情,经历的人事,经受的冷暖,看到的嘴脸,统统倾注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中,完成了这部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杰作。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代表作。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儒林外史》开头写了两个历尽辛酸的老童生,头撞贡院号板的周进和中举发疯的范进,令人读后捧腹大笑,骨子里却隐藏着悲剧内容。作者身为士人,洞察其中奥秘,暴露其丑态格外深刻,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作者还进一步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虚伪性。按照清代科举制度规定,优贡是要凭所谓优良的品行来决定应举资格的。书中写了两个“优贡”:一个是匡超人,专干包揽词讼,假造文书,冒名代考,还在赌场中抽头得利,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儒林恶少,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另一个是严贡生,他横行乡里,狡诈无赖,无恶不作,这样一个劣绅,竟被前任周学台推举为“优行”,又替他“考出了贡”。作者把两个臭名昭著的儒林败类和“优贡”联系起来,是对科举制度虚伪性鞭辟入里的有力揭露和讽刺。

书中也歌颂了一些理想人物。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并“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吴敬梓正是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人物。王冕是作者所肯定的上上人物,其为人“嵌崎磊落”,不慕荣利,不随流俗,蔑视功名富贵,讲求“文行出处”。以作者自己为生活原型的杜少卿,不甘受礼法拘束,也不和庸俗生活妥协,言行上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待人厚道的“真儒”虞育德和闭门著书、不愿做官的庄绍光,他们追求“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这些人物,在吴敬梓笔下,都是理想人物。全书结尾出现的市井四“奇人”,他们澹泊名利,自食其力,作者也把他们放在正面人物的位置上来加以称赞。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吴敬梓用酣畅的笔墨写下层人民,歌颂人间真情,倾注了对他们真挚的爱。如相助相恤的牛老爹和卜老爹;伶人鲍文卿对贫苦手艺人倪霜峰的照顾以及收养倪廷玺;甘露寺老僧对寄住寺内的牛布衣的亲切照顾,并和众乡邻为他料理后事等,感情纯厚真挚,朴实无华,感人肺腑。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无情地鞭挞丑恶事物,热情地歌颂正面人物,两者是交错地混杂着。书中上演着一幕一幕的“人间喜剧”,展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既有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秀

才和斗方名士,也有官吏、乡绅、衙役、书办和豪奴,还有地主、盐商、艺人、医生、侠客、和尚、道士和节妇等等,林林总总,五光十色,堪称是中国十八世纪一幅全景的风俗画。

《儒林外史》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讽刺艺术的运用,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或用强烈的对比展示人物行为前后的矛盾,给予辛辣的嘲讽,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所表现的市侩嘴脸;或用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人物活动的细节,借以暴露其可笑可鄙的内心世界,像严监生悭吝成性,临死前伸着二指不断气;或借人物言行,皮里阳秋,以喜剧手法揭示人物的矛盾性,从而达到嘲讽的效果,像严贡生自称“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却被小廝当场戳穿等等。作者嘻笑怒骂,极尽讽刺之能事。或明嘲,或暗讽,或引人发笑,或令人切齿,无不尖锐深刻,语语中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以公心讽世”,指摘儒林时弊,殊少个人恩怨式的谩骂,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不愧“讽刺之书”的称誉。

作为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结构上的独创性,它一反以前的长篇小说形式,没有贯穿首尾的主干,“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然这种结构表面上缺少情节的自然联系,故事也并不一定完整,但这种“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形式,却足以表现全书一以贯之的深刻意蕴,具有情理上的必然性。作者是对整个儒林文化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和扬弃,而这种“碎锦”式的“散点透视”,恰恰为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提供了最佳模式。

《儒林外史》继《金瓶梅》之后,在中国小说史上完成了从传奇性到现实性的过渡,描写的对象更贴近现实人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世故人情,被作者传神地凸现出来;人物性格再不是类型化了,已由单一变为复杂,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同时也展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过程,人物性格已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而是随

着情节的发展而逐步展开,以至完全形成。像匡超人由一个忠厚孝顺的青年最后蜕变为结交权势、天良丧尽的儒林败类,其变化过程的描写真实可信,很有说服力。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以及《海上花列传》等,它们的成就和价值虽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但或体裁模仿《儒林外史》,或全书笔法从《儒林外史》脱化而出,很明显是受到《儒林外史》影响的。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儒林外史》脱稿后,“人争传写之”(程晋芳《文本先生传》),已知至迟在乾隆十四年(1749)即有传抄本。至于《儒林外史》的最早刻本,据清代金和在群玉斋本《儒林外史跋》中所说,是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刊刻行世的,还说“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间人妄增‘幽榜’一卷”。金刻本迄今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镌刻的卧闲草堂本(以下简称“卧本”),共五十六回。卧本校刻虽不甚精,实为后来各本的祖本。此本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即金和跋文所称的“幽榜”。唐五代笔记小说如《唐摭言》等,已有文士死后追赐进士的“幽榜”。在《儒林外史》之前,《水浒传》结尾有“忠义榜”,《封神演义》结尾也有“正神榜”,因此,《儒林外史》的“幽榜”是否为后人所加,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不同意见。

本书是张慧剑先生在五十年代时以卧本为底本校注的,当时删去第五十六回,只保留了最后的《沁园春》一词,并移置于第五十五回之末,以为结束。现在看来,既采用卧本作为整理的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割裂原版本,显然不妥。现借本书重排之机,依据卧本对本书再次进行了核校,恢复第五十六回全文,并标点、注释。张先生的校注本,是一本优秀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出版较早,影响很大。但今日看来,并非尽善尽美。考虑到本书是张先生的遗著,只改正极个别的错字和标点,其余均未作改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

目 次

导 读	1
前 言	1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1
第 二 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14
第 三 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26
第 四 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40
第 五 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50
第 六 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61
第 七 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71
第 八 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82